

红花夹竹桃。资料图



白花夹竹桃。资料图

黄花夹竹桃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楠 摄

粉花夹竹桃。资料图

夹竹桃： 布叶疏疑竹 分花嫩似桃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楠

夹竹桃是一种似竹非竹，似桃非桃的花，又称假竹桃、柳叶桃、甲子桃、洋桃梅、枸那。明代植物学巨著《群芳谱》中云：“夹竹桃花五瓣，长筒，瓣微尖，淡红娇艳，类桃花；叶狭长，类竹，故名夹竹桃。”

这与《中国植物志》中的记载较为相似，夹竹桃为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夹竹桃科夹竹桃属，常绿直立大灌木，嫩枝条具稜，花冠深红色或粉红色，栽培演变有白色或黄色，花冠为单瓣呈5裂时，花冠为重瓣呈15~18枚时，花期几乎全年，夏秋为最盛。果期一般在冬春季，栽培很少结果。民间有说法，称其60年才结一次果，果实十分罕见，因此又被称为“甲子桃”。

而“枸那”这一说法，可见于清代的《花镜》：“夹竹桃本名枸那，自岭南来。非真桃也。”不过，夹竹桃并非来自岭南，相关史料记载，其原产于波斯和印度，唐宋时期引栽我国，栽培历史悠久，又因其喜光照，适合生长于温暖和湿润的气候条件下，多种植于我国南方地区。

也因此，阳春时节，游人总会不经意间在路边与夹竹桃相遇，其枝干婆娑，一花数蕊，或红似火、或白似雪，百枝齐放，周年不绝。不过，在夹竹桃界，却有位身着黄衣的异类，即“黄花夹竹桃”。

虽与夹竹桃同科却不同属，夹竹桃在夹竹桃属，而黄花夹竹桃在黄花夹竹桃属。黄花夹竹桃是一种小乔木，与夹竹桃略显灰暗的叶子不同，其叶子呈线状披针形，光鲜油亮，花序是顶生的聚伞花序，呈漏斗状，花萼为三角形，而夹竹桃则为披针形。

不难看出，夹竹桃科可谓“人丁兴旺”，在海南较为常见的鸡蛋花、海杧果等均属夹竹桃科，虽然长相大有不同，但夹竹桃科的植物大多有一个共同点：有毒。

假竹桃



鸡蛋花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楠 摄

“毒美人”

《甄嬛传》中，齐妃为了让甄嬛流产，送去了掺有夹竹桃花粉的栗子糕，不少人疑问，夹竹桃花粉真的有这种毒性吗？

据《中国植物志》记载，夹竹桃叶、树皮、根、花、种子均含有多种配糖体，毒性极强，人、畜误食能致死。其叶里含有的强心苷，在开花期含量增多，是夹竹桃内含量最多的毒素。除叶外，夹竹桃的皮、花也分别含有其他毒素，树皮中含有其他树叶中没有的糖甙，新鲜的夹竹桃树皮毒性要比叶还强；其根中含有酚性结晶物质，花中含有羟基洋地黄毒苷元、乌他苷元等有毒物质，毒性相对较弱，而针对夹竹桃花粉的研究，则较为少见。

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清隆，从事植物分类、植物资源研究多年，重点以南药资源研究为主。他曾介绍，海南有10种常见的有毒植物，分别为海杧果、相思子、鸦胆子、马钱属（密花马钱、牛眼马钱、伞花马钱、吕宋果、华马钱）、黄花夹竹桃、牛茄子、白花曼陀罗、见血封喉、蓖麻果、毒瓜。其中海杧果、黄花夹竹桃均属夹竹桃科，有毒性。

不过，大家大可不必谈“毒”色变，“药毒同源”的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夹竹桃。

夹竹桃虽有毒，但它的药用价值早时就被人们发现并利用了。夹竹桃味道苦，是寒性药物，《岭南采药录》中称其“味苦，性寒。”《南宁市药物志》《云南中草药》中也有相关描述。《陆川本草》对其药用特征有简单描述，认为其叶有镇痛、去瘀等功效，可治疗跌打损伤肿痛。《湖南药物志》则称，其可用于治疗心脏病及心力衰竭。

因夹竹桃含有强心苷类活性物质，叶、茎、皮可提制强心剂，有一定药用价值，在不少地区被用来治疗心脏病、哮喘、癌症、癫痫，同时用于促进伤口愈合和抗炎。然其药性与毒性相关，用时需慎重。此外，还有研究称其种子含油量约为58.5%，可榨油供制润滑油。

它是季羡林先生笔下，最值得留恋、最值得回忆的花；它有竹之萧疏，桃之冶妍，是“毒美人”，亦是治病良药，它就是夹竹桃。

夹竹桃枝叶长青，花影婉美，文人墨客便常以其为题，或写诗、或填词，抒发对它的喜爱。明海南定安诗人王弘海曾为其作两首五言诗，直言：“别馆多奇卉，幽香此更嘉。”如今，漫步琼岛，道路两旁可见不少夹竹桃树，花朵笼罩满树，像一团云烟，丰盈而饱满，在早春的暖阳下，显得格外明艳。

刚柔并济

虽然夹竹桃植株有毒，但千百年来人们对其喜爱不减。古人爱竹，自然也爱这有竹之特性的夹竹桃，他们将它养在自家院子里，花开时欣赏它的娇艳，花谢后沉迷它的枝叶。

明海南定安诗人王弘海曾为其作两首五言诗，在《赋夹竹桃（其二）》中直言：“别馆多奇卉，幽香此更嘉。”在满园奇珍异草中，诗人独爱这散发幽香的夹竹桃。为了描述其风姿，诗人进一步写：“咏桃宜辨叶，看作未应花。丽色当人近，娇姿拂槛斜。”以“丽色”“娇姿”形容，诗句的最后，诗人云：“芳菲怜渐暮，为尔驻年华。”

明朝王世懋也曾作《咏夹竹桃》三首，以赞美夹竹桃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句“布叶疏疑竹，分花嫩似桃。”在诗人眼中，夹竹桃把桃花的艳冶和翠竹的疏朗、热烈与潇洒聚于一身，在花卉中实为罕见。而“本识仙源种，何妨共入林”一句，更坦言夹竹桃与桃花本应相识，何不与桃花种在一起，蔚然成林，点缀在桃源景色之中。

郑逸梅的《花果小品》在描写夹竹桃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他写夹竹桃：“竹之萧疏，桃之冶妍，在卉木中各具其胜，惟夹竹桃得兼而有之。夏日园林，获此一丛，以为点缀……洵佳品也。”

同言夹竹桃，古人却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：“夹竹桃一种，花则可取，而命名不善。以竹乃有道之士，桃则佳丽之人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合而一之，殊觉矛盾。”李靓的《弋阳县学北堂见夹竹桃花有感而书》称其“异类偶相合，劲节何能安”，也有相似的描写，诗人认为桃与竹是异类，妖艳的桃与有操守的竹相合在一起，外貌与内在气质十分矛盾。

但更多的诗人和画家却觉得桃与竹相结合并不矛盾，两种意象合而为一反而是美事。宋曹组在《夹竹桃花》中言：“既有柔情慕高节，即宜同抱岁寒心。”诗人汤清伯在名为《夹竹桃》的诗中写道：“芳姿劲节本来同，绿荫红妆一样浓。”诗人认为，桃的芳姿和竹的劲节，本质上一样，桃的红妆和竹的绿荫都是那么浓郁，两者相得相知。

而对旧时女子来说，因不知其毒性，往往摘其花与茉莉等，同簪鬟边，以增妩媚。正如《花镜》所言：“今人于五六月间，以此花配茉莉，妇女簪髻，娇袅可挹。”